



09972

徐念陽公集卷五

明徐如珂撰

送同年張孟端任宜春序

乙未之後雲間張孟端旣成進士遂得請以歸明年丙申冬候選來京師時太宰去少宰引疾銓曹虛無人諸待選闕下者不下數百有奇皆停格不得除又明年爲丁酉春天子沛然發德音詔大師徒董銓事前此諸未除者俾盡除如額孟端君以銓法得補宜春將之任兩榜兄弟餞于郊勾吳徐子再拜賀曰惟宜春有幸得賢牧惠拊之惟孟端君有學有才得劇邑展布之雖然孰知夫得此之不易耶夫士辭親而起家釋褐而就政其視業一官任一職不啻若吾固有先是與選諸兄弟以次鱗集卽踰期至慮無不立補者孟端君獨旅長安四閱月乃得旨吁一何難也天下之物得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九十五

一

之不難則視之太易惟業已爲吾固有而畀者不輕受者不易始有躊躇四顧之意焉君雅負奇抱蜚英三吳售于鄉售于國若探囊取之蓋從博士弟子員起家無一足爲吾難者而獨難于授任當斯之際必將曰主上實神聖豈其靳于一秩惟是爲民擇司牧不惜慎重簡之居此任者毋寧泄泄以忝王命則不得不穆焉以思又將曰吾株守旅邸蕭然儒也出而長民擁大蓋策駟馬行呼唱于內庭外衢夫豈以娛逸我亦惟是艱大是投則又不得不惕焉以懼懼則不忽其難思則欲圖其難蓋自未下車而施爲梗槩已可觀矣且夫宜春江右之巨邑也其地衝其政繁其俗難治逋民客戶徃徃叢雜其間非得長慮却顧者誰爲悉心計之以孟端君之學之才而又益以不敢易爲之心其大造有于茲土乎聲之徹輦也政之書史冊也拭目俟之耳兩榜兄弟間是言也以爲誦

不忘規孟端君所樂受也遂相與逃而書之以爲贈

贈孫司李遷和曲州序

今主上號稱端拱乃四顧躊躇嘗在諸遷郡夫邊郡無過西南北而西南故夷方較西北滋難馭是以主上南顧輿嗟撫髀而求良牧亦較西北滋謹何者西北雖介在邊鄙然大抵華居內夷居外不相襲也兵戍守粟輓輸不相謀也介冑之士援桴封疆之臣守土不相兼也居其任者兢兢奉職可幸無罪孰與夫西南之局異乎編民之爲伍而窮髮之與齒幅幘之爲壤而要荒之與錯漢官之爲儀而土爵之與偶衣冠之爲俗而刀劍之與佩法令之爲威而羈縻之與勿絕蓋自黔而滇西南半壁最難馭已吏茲土者非得卓犖不羣之士烏能勝其任而稱塞乎吾于滇得司李孫先生先生初入滇序當代觀怡然就道無所見奇旣返而視事理積滯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五

二

伸窺抑黜貪墨擊豪右所至風清弊絕大吏倚以爲重時有虎而翼者猴而冠者皆切切相戒不敢撓先生三尺歲辛丑三載考績部使者上其治天子曰都有臣若是盜不專城是寄惟黔多事爾其蒞茲土于是得安順而安順先生里閭也無論先生長材不宜棲以枳棘其若里閭何部使者據實以請天子曰吁有臣若是寧不重地是托惟滇多事爾其仍蒞茲土于是得和曲夫主上用入其難其慎而獨于先生朝奏疏夕報命從若轉圜何也此其故可思也亦惟是西南爲吾右臂吾曰右顧焉矧和曲設新以來法制凌夷人情叵測一搖足則西南騷動子大夫爲我治之庶其有瘳乎或乃謂先生宜內召而外補不超遷而次擢若用爲缺然者則亦未諳于主上所以委任之意也夫盤錯試而摧枯體髀解而迎刃羊腸歷而坦步孟津涉而安流此言爲其難者無不易也以西

南難馭之俗無一足爲先生難卽異日保障西北沛乎有餘矧其在內地耶吾于今乃觀先生之全矣始先生之去滇也滇之民扶老攜幼思欲挽之不可得及補和曲而滇人士相顧言曰有是哉聖天子惠顧西南乎夫非獨滇人士然也先生在滇吾儕實有幸焉于是相與拜君之賜而贈先生于行

贈徐衛幕分權許墅關得代序

蓋嘗讀循吏傳見龔黃輩治行卓絕未嘗不擊節稱賞然私怪秉筆者不無闕遺也夫其所推潁川勃海之治皆連城專邑奉天子璽書宰割自繇計可得一當以報天子獨丞尉而下皆湮沒不得稱豈其人無一表表者長吏則傳小吏則闕非所以風有位勵公忠也夫長吏小吏等吏耳而爲小吏實難稍任事則見謂侵權稍異事則見謂溺職稍自異則見謂表異稍愛民則見謂沽名蓋吏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三

三

不廉能非盡天性所處然也若衛幕徐君分署關事有足多者夫許墅權關號稱天下利藪先後主者猶兢兢廉隅是飭惟是一二委吏職譏察卽利在譏察職啟閉卽利在啟閉所從來矣自新城王公一新關政而益都曹公繼之日惟察吏安民是務遇有署委必檄所司以廉勤公幹者進而所司遂以君往往而受事曰毋困而商毋擾而民毋怠而公毋營而私君曰諾謹受命遂條上數事一一見之施行如省舟車之冗費便商賈之守候此猶其小者也故事民役于官則衙舍有踐更之卒津梁有守禦之夫官用其民則出入有庭燎之設宴會有供億之擾一切報罷而官自爲備也此猶其職掌也河堤久潰并力營之逋賊漏網多方翦之恒賜爲崇積誠禱之大抵一時之政主者寬而君奉之以和平而淵不察主者廉君奉之以潔已而指不染主者公君奉之以無私而衡不

願蓋上下勵精四民樂業自有關以來稱盛際焉君受事久例得代而去關之父老思欲挽留不可得乃相與造子而請曰有政若是可無一言以紀其盛子竊怪傳循良者詳于大吏而闕于小吏也遂援筆記之如此君諱某浙之上虞人以去年秋任蘇州衛幕噫以彼其才衛幕云乎哉

賀同年朱上虞奉命總河兼壽韓太夫人榮封序

今上卽位四年河決徐州城爲沼民爲魚鼈狂瀾折而南大爲祖陵運道梗上命簡才望大臣往治之而所司以協臣少司馬上虞朱公請天子曰股肱重臣不惜以身爲胼胝朕且舉國以聽公曰臣有老母不奉定省三年矣臣將因視河以省母又將因奉母以報陛下也敢不共命上益喜晉公秩大司空兼御史大夫舉燕豫齊魯吳會諸地胥屬焉而又俞公請特下璽書封公母韓爲太夫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四

人稱異數云仲秋杪公陛辭有日矣同籍兄弟徵言于余而余爲之颺言曰甚哉君親之並重而天人之交感也夫效烏鳥以懷私孝矣而君國誰共竭犬馬以明報忠矣而親志孰承此其恩兩大而其道兩難自非一念精誠上格皇天孰爲默鑒其衷而交助其順公起家未久卽失怙與太夫人不啻相依爲命矣出而爲循吏也惟母教入而爲望郎也惟母教以至量移奉嘗旋歸子舍依依膝下者十餘載此豈肯以三公易一日者哉今上纘丕基思舊德詔書督趨至再而太夫人又以大義責之然後逡巡就道非其好矣其在朝也轉理少常鄉不加欣擢御史大夫不色喜已而陟樞貳典禁兵戴星出入非不張皇六師而奮揚我武乃其中愀乎不自得也曰吾有老母在其忍遺之蓋嘗幾欲陳情不可幾欲謝事不可孺慕一念約結而無自伸蒼蒼者實式臨之矣是故九列師

濟以來人情方歎積薪而總河一缺獨虛懸以待賢者三命申錫而上人子不可幾幸而溫旨數語若都俞以慰勞臣此無他孝弟之至通乎神明中孚之極動乎天地夫安見子心之不與天心合耶又安見君心之不與親心孚耶吾聞太夫人春秋高精神旺當倚門倚閭之日而天涯遊子一旦奉恩綸爲高堂壽中心悅懌而四體康寧必有如岡如陵而未艾者夫公之未歸省也情分于將母尙能爲國家總六師而壯軍容矧公之旣迎養也志專于報主何難爲國家疏九河而循故道行見河清而海晏行見地平而天成膚功奏而元圭錫聖天子又將虛鈞衡鼎鉉之任以待公其奉太夫人翩然而來與明明我后共躋萬年有道之長可乎余何幸而覩其盛

壽外母史夫人序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九十三

五

世俗之論曰婦有三從竊怪其舉從夫大義至與從父從子並稱之也夫從夫何可易言也或貌爲恭也而心忮或言惟命也而事梗或始未嘗不降心相下也而後稍牴牾皆不可云從蓋從者敬而不違之謂也人情嚮慕其父母未有不信而從者亦愛憐其少子未有不樂而從者至于夫則體若角立而情亦抗衡室中不交謫斯已耳其有敬而從者百不一焉夫能敬而不違從夫子而無毀則婦順其獨至哉如子妻母史夫人是已夫人產自吳而吳故巨族又其最愛女也贅吾翁蕭然儒耳豪奢之氣不以加夫子而執箠箕惟謹如荆布女者然吾翁不欲以天下儉親事事必求周恣諸與計議者非乏昆仲輩也而夫人脫簪珥佐之不使一毫遺憾以傷夫子心蚤育女三長卽余婦也侈黃金爲媒者踵相至而吾翁性不喜田舍郎獨喜寒士作配耳三擇壻又皆蕭然儒也夫

人畧不以介意而且謂翁爲知人年方盛尙艱子息爲翁選二八充下陳當夕者弗妒也已而自舉兩子翁曰若輩可以遣矣而夫人終善遇之無失翁心懼他如持身以儉爲率而遇翁有所欸洽則設必兼饌治家以嚴爲訓而視翁有所寬假則怒必霽威至于晚賦柏舟計可自立矣或事有所更張謂非先君子志不可其惟紹箕龔裘曰此吾夫子意也其亟圖之凡若此者心與貌符事與言核終與始貫豈非有敬無違眞能從夫者哉况乎念蓼莪而傷親幾于減性思式穀而訓子必以義方則所謂從父從子者又可得而畧談矣且天道有順而相成理有感而相召皆從之義也故丈夫不違而道婦必從之婦人不違而道天必從之當吾母之失吾父也惟是辛勤拮据克成先志以始有今日今夫人之遭遇也與吾母同而其不違夫子也又與吾母同庶幾哉天祚明德俾之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五

六

敬穀或有稍振家聲者焉其在兩郎君乎其在兩郎君乎  
壽憲副顧箴吾序

今天子壽考作人黃髮之老婆娑在朝含哺之叟嬉遊在野斯亦世躋仁壽而人返皇初也余鄉箴吾顧公以今年三月爲稱老之期遠邇觴者大都謂天錫難老享算正未艾耳余獨謂公之壽錫于天如岡如陵造物之所申重也而公之壽成于性如金如石造物之所不得而陶鑄也何以明之古者四十強仕公釋褐纒弱冠耳以公之才卽一息何難千里而六年邑令稍遷郡丞何積薪也已而浮沉中外不下數載僅得一當五馬又抗中貴人以達上之怒雖免不測仍鐫級焉最後起謫籍奉簡書備兵于黔參藩于楚佐憲于粵天子方倚爲長城而妨賢妒能之臣隨而媒孽其後旋且以致政歸矣若是者有才而不盡用賈誼所以扼腕于當年用

而不究其才李廣所以撫膺于曩日而公處之裕如志不加戚意不加阻養益加粹迄于今精明強固稱難老焉則操何道以得此哉大抵天地陽明之氣發于人爲正直疑于人爲恒久無愆而剛不息而健非有二也公爲令則強項不屈爲二千石必折其權貴爲監司則不習逢迎以與大吏左剛之屬也健之象也陽明用事天地以之不朽正直爲德人類因之久存而公之壽不亦宜乎夫紆金拖紫厯相更朝可謂壽矣而俛仰苟容覲焉竊祿以公視之特朝菌耳呼吸吐納導引長生可謂壽矣而枯槁寂寞泯焉無稱以公視之特夏蟲耳蓋人之壽壽以年公之壽壽以德壽以年者付畀繇天恒托之不可知之造物壽以德者堅凝自我則操之不可屈之剛腸也自是而耄耋而期頤行且以八百爲春三千爲歲雖與天地無窮極可矣此非私言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

乾坤正氣集

卷三九十三

七

仁者壽故剛之壽焉必也彼老氏柔弱之旨非也余季兒廷枚公少壻也聞余言以爲似公遂書之以觴于堂下

山居手集序

語曰源深流長又曰聲同則應不信然乎哉蓋余少也孤數奉教于母氏矣所稱嘉言凡幾懿行凡幾至積德累行與夫善惡果報尤諄諄焉戊申見背不啻失一師保幸有遺訓在庶幾羹牆見之者也表弟劉際時自青州請沐回出其手集二卷屬序于余余試一展讀大都與先慈庭訓語多相類惟長慶集寒山詩數種不同耳因是知先慈之家教淵源而際時之能世其業也外大父沙堤公家世積德代有聞人集中代謫戍辯盜瓜卽其先始祖與其先尚書事而又博及羣書感憤流俗往往稱說古今能令善者勸惡者懲一時學士家共喜言之先慈習聞家教故著之庭訓其辭嚴

際時克紹祖武故勒之手編其帙備要以口授筆書期于資法戒而助觀省則源流一矣際時又以較讐之役欲不佞稍爲銓次遂首嘉言次懿行次陰德又次戒律而以詩集終焉蓋不佞守其母訓際時承其家學議論同意見同其欲以昭示來裔又同故不覺樂爲之應若以區區無似而廁之先嚴慈之後則愧甚矣

鹿園近語序

余與丁汝良交相善也汝良寡言笑重然諾是其天性顧亦時有稱說未嘗三緘口默默已也居數歲再從之遊見其氣若斂神若喪德機杜而若忘雖雄辯四起鎮之寂如卽過而問焉寥寥無多詞也則人皆以汝良爲不言人也惟汝良亦自以爲不言人也間一日過其齋頭得所謂鹿園近語者三復讀之不覺喟然嘆曰天下之至言備乎是矣夫言而掇拾釘餽標竊喙喙卑卑固無足道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三

八

卽有高者誇之以爲奇深者鑿之以爲元博者傲之以所不知總之其說彌長其味彌淺何者心無實得而惟口說之侈焉故也近語一書蓋言言心得矣夫其剖析名理如繭絲牛毛至精微也而其詣于人情熟于世故則奴耕婢織不是過也其琢磨身心如藥石韋絃至切當也而其明于古誼通于時務則法家老吏不能易也其發揮聖奧如精金美玉至純懿也而其旁通二氏兼採百家則精粕煨燼有神理也其遺棄世芬如浮雲幻泡至恬澹也而其寄情山水得趣鳶魚則嘻笑咳唾皆文章也蓋清言楚楚有晉之元而無其誕神情纏纏有唐之律而無其拘精義疊疊有宋之理而無其固其詞文其旨遠其言約其義該汝良自以爲近語也吾以爲天下之至言備乎是矣夫平居議論呐呐如不出口至其得之心筆之書勒成一家該括衆妙卽才人染翰文士操觚曾不能

道一二天下之稱善言者果在多言乎哉僅僅乎以不言人目汝  
良獲之乎知汝良者矣

中州得士錄序

壬子之秋濫竽汴闈分較士不下二百有奇拔其尤得五人焉五  
人先資言濃淡殊致奇正殊調要以吐其胸中所自得則皆纒纒  
洋洋發自性靈私詫以爲庶得佳士共勳盛典及撤闈五人皆知  
名士也益津津喜鹿鳴旣畢相與進而請曰小子有幸得與賢書  
茲欲上春官對詔策唯先生教之余曰是在子矣子之所操以歌  
鹿鳴者何物非此性靈耶吾聞士之舉于鄉也交游漸廣嗜好漸  
奢一切紛華靡麗漸以汨沒幾希性靈十耗五六而發之文章其  
可知也子能反其道則鵬搏之術也五人唯唯而退攻苦發憤不  
異諸生計偕而上泊如也禮闈旣撤得雋者凡四人卽未第王生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三

九

亦大爲主者識賞特限于額而不及收于是五人咸自詫以爲奇  
今年秋諸雋者休假而歸復相與進而請曰小子有幸得通仕籍  
茲欲佐明主報國家唯先生教之余曰是在子矣子之所持以對  
大廷者何物非此性靈耶吾聞士之舉于國也交遊日廣嗜好日  
奢一切紛華靡麗日以汨沒幾希性靈十耗八九而發之政事其  
可知也子能反其道則彪炳之術也諸雋者亦復唯唯王生聞而  
進曰先生之言至矣古人三不朽成繇一心造夫非獨文章政事  
己也蓋道德統會焉吾試與子保其性靈無少汨沒處爲真雋出  
爲名世皆是物耳今而後吾當以斯言勉圖後效子盍以斯言永  
堅初心也哉四人相顧以爲然皆曰負先生教非夫也請以先資  
言質之于世

余聞變入蜀所在倉皇城扉晝掩獨墊江令劉明申跨一騎走迎  
三十里慷慨議事若目無勅敵者余曰勇哉入其邑問其政市不  
易肆民不訛言雖時方戒嚴而親上之衆相與固結而不散余曰  
惠哉與之商兵食策戰守小叩小應大叩大應若挹火于燧而取  
材于鄧林余曰智哉屬有轉輸之委舉上下川東數萬錢穀恣其  
出入人人滿志而矜然一無所私余曰廉哉廉也智也惠也勇也  
數者足以勝其任而愉快矣而明申歆若虛退若下愀然若有所  
不自得者曰吾悲吾先人之欲博一第而不可得也出其樁木還  
思一集示余余受而讀之喟然歎曰孝哉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人之本也一孝立而萬善從以之禦侮靡不勇以之綏氓靡不  
惠以之運籌靡不智以之禔躬靡不廉吾乃今而後知蜀寇不足  
平也夫其爲人子也而不忍忘其親豈其爲人臣也而忍負其君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三

十

哉況乎庭椿雖萎堂萱正茂倚門倚閭之訓日夕被而服之方將  
奉太夫人之教以不墜先君子之志而忍以賊虜遺君父憂乎故  
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于明申觀之矣

攻渝小傳序

西蜀去遼陽萬里風馬牛不相及也好事者銳志功名之會至欲  
舉全蜀兵力盡戍之遼陽卒之遼事未必濟而西南半壁幾于一  
擲而不可收拾噫天下事豈好事者所能辦哉余入蜀目擊而心  
慨之雖兵凶戰危而皆行之以所無事雖呼吸之間變態百出而  
不敢與之以成心其幸而濟則君之靈也社稷之福也二三大夫  
與師武臣之力也而欲貪天功爲己功余則何敢制院曰不然子  
有功而子張之固示人以不廣人有功而子張之未必非風塵之  
一資也且以徵信于來禩矣不可余重違其命取文武將吏同事

渝城者稍爲次第共得傳若干首詞雖不文大抵皆當時事實也制院讀之曰有是哉言人功而過亦不捨是可以稱實錄矣歸而問蜀事者紛紛苦於不勝對也付之劄牘氏以代應者之口嗟乎蜀本無事也自好事者壞之于先勢不得不費一番收拾然而有事不若無事之爲福也蜀事可以無言也恐好事者亂之于後勢不得不費一番著論然而有言不若忘言之爲大也夫惟有事而非多事有言而非漫言讀茲刻者其或諒余衷也夫

西蜀公移序

西蜀公移者何徐子征蜀時一切文告諱復辭命往還執筆劄之役以從事于行間者也或曰此吏胥事耳何勞使者曰天下吏胥皆苦積戀蜀中吏胥獨苦屢更更一官則換一吏目不識掌故手不習行移抱牘而立受成而去唯唯而已故吏嘗逸而使者不得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五

十一

不勞或者當官者不假吏胥之手此亦常事安取媿媿者而災木爲曰他時案牘皆簿書期會之常此日機宜關軍國安危之故幸而中猶有意外之遺奸差以毫釐遂决裂焉而不可收拾使者憂之往往三致意焉心欲嘔腸欲結而手腕欲脫此亦勞人之極思也夫勞薪之炊識者辨之勞民之咏聽者察之奈何籌之千慮而等之故紙策之兩年而束之高閣任其泯泯沒沒而已考蜀事者于何取材焉或曰審若是使者用心苦矣凡我同志皆宜與聞茲刻始不可已遂授之梓

刻制義引

徐季子曰余自幼有童心日與里中兒遊戲相徵逐視詩書茂如也歲十三不幸先君子蒙漢陽之難于是日夜悲號求所以報稱先人者家慈撫而泣曰若欲光而父乎立身揚名孝之事也非詩

書不可余跪而受教始負笈從師學爲文章間稍懈私自念漢陽遺恨豈其忘之而忍若此遂激發警省每達旦不敢寐甲申遊庠以來謬爲同袍之所獎許先達之所游揚當途之所識拔庶幾或得一當以無忘漢陽之難然乃三不利于南都辛卯敗北適大父去世家勢凌夷羣侮紛起余也幾無以慰先君子于萬一蓋至午未之役而始售于鄉售于國人之遇合信有時哉抑區區之衷每念不忘漢陽者天或有以憐我而與之進也故是集也不敢標異爲名止題其首曰念陽草云

南征紀事引

今上庚子春不肖待罪刑署視浙江司篆適同舍郎伏闕言事上赫然大怒削言者籍奪堂官俸而同署諸臣俱降秩有差不肖初出爲連州倅未得旨再出爲滇南藩幕乃報可維時事出格外人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五

三

情洵老母溫言相慰拙妻稚子相對不出一語而戶以外訝相弔問者趾錯于道不肖獨怡然曰去國之道太上忠君其次爲名兩者無據而飄然掛冠則孟子之所謂苟去而已不肖茲行也甚苟命實爲之夫復何尤哉被命而旋即以新正戒途道路之間關風霜之經歷可謂艱苦備嘗及在滇半載閱歷彌多未嘗不喟然歎曰異哉此遊主上所以裨益我者至矣當事者察無久志俾得以便歸省依依膝下荏苒十年如駒隙耳而昊天不弔奪我老母生也不辰何至此極方斬焉衰絰中而聖天子乃有衡陽司李之命噫嘻子路負米而喜擁高車駟馬而戚不肖大痛在心雖異日身都富貴欲如長安母子相依溫言共慰豈可得乎茲以讀禮之餘追往昔撫來今不勝感悼是用述其始末命曰南征紀事以志不忘患難之意云庚戌仲夏十有二日書于望雲樓中

三略兵書引

嘗聞三略六韜皆師尙父兵法自幼卽艷慕之及讀太史湯藿林氏所評太公六韜其文則以典謨而兼國策之風其法則以義軒而備穰苴之術其心思則以中古而懷衰世之意畫靡不當計靡不周宜其一舉克商而奠周家八百之祚也而獨不得所謂三略者縱觀之復淪之暇余二守新民以一冊至署其首曰三略噫是卽師尙父所傳三略耶何其詞不倫法亦未盡也而考其用心則探天文採地利旁及人情物態殊有衰世之意焉其祖師尙父而有得焉者耶用其畫可以禦敵用其計可以制勝則吾不必見三略之文而已得三略之意矣喜之手自繕寫不五日成帙而適有搗巢之役吾將以二守氏之三略合之太史氏之六韜舉而措之卽東破口北破口可也而于藺酋小醜何有

乾坤正氣集

卷三頁九十三

三

乙未同年會籍引

乙未之役同籍稱兄弟者蓋三百焉其人濟濟其會雍雍其掌故典籍亦纍纍盈篋迄今三十六年矣人不初而周謝矣會不數而闕疏矣典籍不浩繁而散漫無可考矣而僅存把握之故紙相傳以及于余余乃續是編而題曰乙未同年會籍姓氏必書以存實也官爵必書以明分也慶弔必書以紀事也詞意必書以見志也經費必書以隨俗也而又定爲半年輪管以均其勞逸嗟乎以三百人之衆而存者什三仕者什一誠不勝離索之感然以十餘人之寥寥而上者調元贊化次者戡亂持危次亦不失展采錯事則其人皆有關係之人而其會非無所事事之會卽斷簡殘編豈不足以備他年之實錄乎哉爲之引

徐念陽公集卷五

涇縣潘錫恩校

徐念陽公集卷六

明徐如珂撰

涇縣潘錫恩校

致漕理刑張

謹啟客歲此際不佞弟挽舟北上過邳州遇強人數輩皆持弓露矢相隨三夕及呂梁幾遭毒矣幸賴台治下徐州衛指揮魏廷璋請兵防護得免于難弟之今日魏之所留也夫魏固不知爲何人第觀其詰兵戎遏寇盜能拯人于急難非碌碌無能者弟私心誠感其庇而公心欲舉其能頃臺下榮發時卽欲以此人達之左右顧彼此匆匆未遑也今廷璋以漕事至且見參矣而其事在臺夫漕役重務也被參重劾也在臺下自有明鑒弟何敢置喙但據廷璋泣訴則皆起于同衛王化之妄揭而幫總之誤聞之也所賴臺下洞察而昭雪之實切喁喁焉卽不盡然人孰無過趙運無絲毫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九函

台炤無似主臣

公上漕院孫公祖

恭惟台臺肅將簡書振飭漕事虛回空之太晚則修脣于瓜篋恣新運之不前則僂覓夫民艘責成軍衛兼督有司用意甚殷立法甚不得已生輩仰體德意敢不少効芻蕘夫領運旗軍歲一更番則舊運一軍而新運又一軍也舊運力能回空修脣似非其責新運力能修脣瓜篋又非其地則掣肘宜虛三吳事體與楚中不同楚中客艘堅厚堪載百千吳中民船單脆僅容數十况楚中船多糧少吳中船少糧多括盡民間之船不支全兌之半則驛騷宜慮

人各有長船各有宜吳船但能迴旋百里內耳未嘗經風冒險爭千里之利也以素不涉遠之舟支力不能勝之任則漂沒宜慮軍衛覓船不得恐誘卸于有司有司覓船不得恐取辦于里甲三吳賦重役繁白糧守糧尙且傾家再有所及死亡立覩則波累宜慮此四者于漕事未必有裨而軍民之利病畿輔之安危于是乎係是以生輩仰塵清聽不出台臺碩畫者有二似宜嚴督舊運而稍寬其時日則回空必多回空多而糧之兌者十六七矣更宜嚴督新運而惟時其行糧則修艫必易修艫易而糧之兌者十八九矣此外有米無船責在軍衛有船無米責在有司三尺具在誰敢干之漕事庶其有瘳乎此就今日言之也操本而論淮安船廠原備緩急果以其時修造卽舊運未回新運何患乎無船計不出此而年遲一年後將何極則截留尾幫權宜給散似亦計之可暫行者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九十四

二

而不意其議之中格也生等一得之見無非少資萬全之畫伏惟垂神省覽曷勝幸甚

復江津墊江兩縣尹

久聞卓望心已切于神馳近參同方會尤便于請教遠承使命深感垂情擬于重陽後就道孟冬末旬准抵任矣茲有煩者夷氛甚惡率土同仇苟可少補東陲奚妨代謀西鄙問有牟孝廉卓犖不羣士也平日談遼事定有碩畫不佞雅欲式廬焉第恐到日已上公車矣貴縣幸先訪之倘有奇謀至計密詢以教何如道路之費例不敢當藉手附壁統希炤亮相見在邇不盡縷縷

致同年朱上虞

匆匆奉對荷蒙年兄指教諄切眞天涯骨肉也銘刻銘刻仰仗鼎庇仲冬十日已抵夔門原擬直趨而前因地方士民遮道固留不

得已暫駐幾日以安其心尙須漸移近地以逼其巢也此賊初亦易制因秦氏小挫回寨遂敢猖獗然秦氏之退亦何足怪無人以紀其功以督其戰以繼其糧餉弟固知其必退也今賊兵四出殘破各縣已有三四近且上薄成都矣成都徵兵入援之檄一日再至其情勢之岌岌何如寧可以烏合小寇視之哉弟以爲欲保全蜀須攻重慶之賊欲攻重慶須議會勦之師已經呈詳兩院及黔楚三院且獎勸秦氏等土司令之磨礪以需矣俟糧餉稍集便當進勦惟是地方阻絕往返動經月餘請兵請餉卒難應手豈獨遠事爲然哉弟職在封疆義不反顧倘賴國家威靈奉各院方略仗將士兵力不出兩月一鼓而擒之亦未可知然未敢爲年兄必也前承見教事必相聞敢據實以報臨楮無似神馳

致同年文文起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五

三

重陽奉別條已深冬計此時駕至都門矣弟纔過皖城卽聞蜀中兵變愛弟者無不勸以徐行弟以爲聞難不赴非勇也坐視地方之陸危非仁也委君命于草莽非忠也三者皆義之所不出而年兄之所不許遂叱馭而前已于仲冬初旬入蜀境矣夔門父老子弟至擁道遮留欲弟久駐弟思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故暫駐幾日卽移墊江以爲進攻重慶之計無奈省城被兵已半月有餘而徵兵救援之檄同日再至蜀之兵力大半入衛矣弟以孤身撐持于重慶之間雖糾一二忠義土司相機進勦而省城路阻請餉無門凡吾所爲者極難耳不得已請餉于楚中倘諸所願此歲得以成功地方不勝大幸否則將有經年累月而未已者昔之播今之遼其已事也奈何奈何爲今之計不惟需兵需餉而且需官重慶一府聞有余二守當陞太守矣而被圍省城無繇得至必得一二精

明勇敢之佐方克有濟若夔州僅有一別駕署篆使非奉節張尹  
爲之支吾幾不成世界此皆宜擇有力量者就近調補者也乞年  
兄與當事商之何如平時謬言殺賊不意今身任之固不敢觀望  
而不前亦不敢浪戰而致愆惟年兄示之司南幸甚茲因風便略  
附數行以慰懸念諸俟再悉不一

復舊公祖曹丹明

奉違台教幾及廿載馳神山斗夢寐爲勞頃叨轉名邦請教有地  
私心不勝慶幸不意奢酋倡亂所在騷然遂未遑遣一介修候臺  
端悚歎何似乃蒙老公祖垂念舊民先承使命捧誦瑤劄恍如面  
談深用爲慰至聞貴縣被劫之始末及士大夫蒙難之情形不覺  
怒髮上指何物窮凶造此大惡有不聲罪致討爲地方除凶雪憤  
者非夫也但事至今日不惟措餉難而徵兵亦難現今徵發者皆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九十四

四

土司兵耳前日渝城之變獨非土兵也哉在彼同類與我異心此  
萬萬不足恃者今欲得官兵萬人而將之庶乎有濟顧未知卽能  
奏手否也適聞台臺外省夷兵之說令人如獲司南某自入蜀以  
來卽以請兵于黔中撫院矣但道阻諸夷恐差役不能速達又事  
隔兩省恐痛癢或不相關倘得老公祖蚤赴新任就中督發兵可  
立致其造福桑梓豈淺淺哉或榮行尙遠得駕臨墊邑指示方畧  
尤大幸也草復報命統祈台炤諸情種種容圖再悉不宣

致荆南道劉大參

屢承鼎節仰見台臺垂念鄰封提擿盲噴感入五中何可言盡弟  
初入夔門以爲成都萬萬無事卽獎勸秦氏亦約共攻渝城耳既  
至墊江乃知省城被兵有急于然眉者初當事誤聽假都司周邦  
大使之率兵勦賊未戰而降且勸奢酋稱戈犯順重慶以上成都

以下幾無完城不岌岌乎殆哉無怪省城之警兵日再至也弟至而秦兵已赴援不可復止僅有平茶四土司兵尙存萬餘卽已分布要害以此防守可矣若欲進剿則未也况人情叵測各土司兵儘有煩言而糧餉不足又得藉爲口實奈之何哉今畫萬全之策有二一曰募民兵一曰望救兵夫忠豐萬縣之間民兵往往可用問之縣官必不肯任爲愛精也今不以糧餉責之遂有應召而至者旬日內可得勝兵三千合以義民李大儒民兵五千監生金富廉義兵二千與土司兵共成二萬可以議勦矣而不能不望于各省者以殘破州縣已二十餘處借令攻渝之日彼不首尾相應乎此非借黔楚之師四面合擊恐未能徼倖成功也至措餉一節尤難言之省城被兵以後聲息不通餉從何來卽重慶所屬庫藏先已爲各土司兵搜括盡矣弟先急借荆庫餉一萬兩尙未見至卽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四

五

使至日僅可供二萬兵半月之用耳倘頓兵堅城之下糧餉不繼欲攻不克欲退不可豈不危甚矣哉萬不得已敢告急于台臺伏望一面轉詳三院一面督發遼餉三四萬寬差官解至墊江庶乎有濟倘台臺無意拯之則弟有立槁已耳種種苦情具在公移中萬惟留神無似懇懇

復詞林王非熊

不肖初入夔門蒙諸鄉老授以方畧卽具有尺函附復未知曾邀台覽否再接手教恍如面談欣慰欣慰初聞援遼兵回蜀方幸得一臂之助旣而察其情形思歸思亂兩者尙參半也以渝城之變益以遵義之陷益以成都之圍已自難支又可益以思亂之兵乎不得已畫一分撥夔門之策又畫一督勦渝城之策皆檄行夔府越同知相機行事此君大識兵機似能辦此而台教諄諄及之大

都與鄙見相合似可收兵之益無兵之害矣惟是措節一節有甚難者望之省城則自救不暇括之州縣則帑藏已虛所望者鄰省協濟耳承楚中道府相諒先已慨發一萬而楊治院重達部議尙有十分鄭重之意況解至鄖陽者敢希冀乎今只求荆餉六萬除先借一萬外再得三四萬便可以壯士氣而寒賊膽矣目今漢土官兵約近三萬前所借來之餉止充半月之需耳不肖業已指天爲誓決計進勦倘得此月成功全蜀幸甚否則將費朝廷處分恐非一省之力所能辦矣請會勦請協濟不啻諄諄而應者杳然誰無緩急何忍坐視不肖不足惜如祖宗禱風沐雨之天下何也已經再詳治院懇借荆餉矣惟台臺留意圖之此非不肖之幸而地方百萬生靈之幸也據實以覆語無倫次統祈台炤不宣

上張制台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四

六

前蒙遣督陣官白遊擊至業具稟帖畧陳近日情形矣今再奉憲劄中問示以方畧凡相度地形揣摩彼已分布水陸規畫戰守不啻明見萬里而渝城未易恢復一語尤爲得其要領職請竟言之夫蜀中之難原發于渝城渝城先復而後大勢自定其理固然然而未易言也其石城足以自完其兩江足以自限其亡命窮兇足以相死而相救也見在漢土官兵非不號稱五萬而驕者逗遛弱者恇怯況人有虛冒而不可問者乎向來恐賊四出不得不四面圍之然止能晝絕其餉夜奪其船令城中米貴如珠而已必欲制其死命非奪據佛圖關不可職前日所以有發兵數千之請也楊都司兵久不見至楊總戎曾一相聞亦未見來近止聞秦兵已耳爲今日計誠如合諭將水陸官兵進逼城下束草囊沙爲上城之具此疑兵也而於佛圖關外二郎關內如官兵到齊則屯二萬以

絕其咽喉賊或空城赴關前之疑兵遂乘虛而飛渡賊或堅壁固守我關上之兵不難持久以待其斃此所謂萬全之策也而蜀中士夫又有何不誘之使逃一議夫渝城之賊與省城之賊不同省城之賊賊爲客而我爲主故可以虛聲動可以反間入一呼即退不可謂非羅乾象等之力也渝城之賊賊爲主而我爲客彼自知其罪無赦彼自知其守亦死走亦死故羅乾象實與張彤交厚而以書誘之蔑如也此皆近日之事也若曰賊欲逃而我固圍之豈情也哉

上總督軍門

職本驚駭下乘謬廝馳驅之列方惴惴焉隕越是懼忽于本月日荷蒙台臺憲檄委以協理監軍事務夫責之以討賊旣未效委之以監軍又何能職固知委任益隆稱塞益不易也但當此兵事戒

乾坤正氣集

卷之四

七

嚴之日豈臣子謙遑之時竊不自揣勉承台命期于督率將吏掃蕩妖氛矣賊之情形兵之勇怯地之險易已悉之前稟不敢多贅再三躊躇師何以宜勝而久不勝毋乃鼓舞之術有未盡歟頃者守備金富廉蒙兩院加以參將職銜實出一時公論而各土司聞之謂何獨厚于彼而薄于此蓋藉以爲口實者比比也此輩望其成功則難而因之壞事特易不得已會同下川東道分別以請非特塞其缺望抑亦鼓其忠心或者因而用命焉耳至于糧餉一節尤費設處興師五萬動經半年而前後所費止借荆餉五萬及搜括地方一二萬而已前此旣不能滿其欲後此將無以繼其求若欲士皆宿飽非顛之台臺而又誰望焉謹披瀝下情上塵台聽伏惟俯賜矜察職無似惶悚之至

夏初寄踪江上師久不克邑邑不樂適有以泥金書至者閱之見  
年兄衰然居首不覺大叫曰天生豪傑信有時哉喜而欲狂者數  
日蓋不特爲年兄喜而實爲世道得人喜亦不獨爲世道喜而私  
喜正人用事卽弟之迂踈亦已不孤也先丞相遭宋之末自負綱  
常千古無兩我年兄際時之盛手調元鼎功業爛焉豈不後先輝  
映哉未幾而弟謬承察異之舉此皆年兄及周蓼老姚現老一力  
擔當之所爲也嗟乎弟之不求爲異也久矣而年兄以爲異則舉  
朝從而異之是弟之爲異也久矣而何以至今始異也渝城雖復  
庶事草創而弟益自束脩比在粵時加勉強焉久乏間問良因乎  
是年兄得毋笑其求爲異耶外崖畧一通拙作一首乞賜覽觀弟  
之倍嘗艱苦盡在目前矣敝同寅戴紫宸獻俘之便附此奉候俟  
以不腆併祈鑒入不宣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九十四

八

復川紳龔僉憲

墊江奉別迄今幾及一載回首台光可勝懸注渝城之復以奪關  
墓之而其奪據佛圖也以兵號八萬而後得志故曰有一分力量  
方有一分事業前者兵力未齊如之何僥倖成功乎至于衝鋒陷  
陣各將官之功有不可泯者若弟輩食朝廷祿幹國家事何功之  
有而過爲獎譽愧之愧矣搗巢雖非弟事然亦談何容易弟以爲  
非十萬衆不克非五十萬金不濟非六路進兵不得力非寬以時  
日不能成功昨者孤軍深入而弟之言稍已驗矣如必用弟者七  
萬官兵三萬士兵斷不可少也不識台臺以爲何如貴縣水陸之  
衝而被土司之害尤甚得黃令撫之纔有起色眞所謂才識兩全  
者承教敬聞命矣肅此附復不盡神馳

復朱軍門

再奉鼎劄諄諄於選兵之術此何異示迷者以司南敢不奉行惟  
謹先是領兵者習于八折九折之說甚無樂乎一點卽點者亦不  
遇挨次唱名汰數人了故事而已本道自到合江以來先將任調  
元報兵二千一百五十名令其自東而西排成一字陣本道自西  
而東默而數之已得其大槩矣復懸賞使人出首僱倩首得賞者  
賞銀若干當時聞而走者數人又于語言不對者審出三人割三  
人耳以殉當時聞而走者數十人而諸兵稍稍清楚矣乃自東而  
西逐一點之或從中叫一名或令其自報名然後僱倩者無一敢  
至老弱者當時汰斥連不到者共去五百五十餘名僅存一千六  
百名已耳雖不及逐名試其武藝而一時人心震聳帖服似亦清  
一時虛冒之弊也今再奉方略當一一試之自得可用之兵無疑  
矣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零四

九

上朱軍門

識蒙台臺諄諄面諭苟有心知皆當勉圖稱塞況職之自待原不  
敢後于常人而敢有所推諉乎已于十六日抵南溪十七日抵瀘  
州擬于十八日力疾視事矣乃于郵筒中得布政司公文則台臺  
所分發餉銀二萬兩無分毫見解而欲于天啟三年大糧內使職  
自催自徵且又不明言所徵何處職至是無面目以見合江兵士  
矣不得已敢再陳瀆乞批行重慶府急借制臺存銀二萬兩以濟  
燃眉此不特三軍性命所係亦職之體面攸關不然新舊之餉銀  
旣屬烏有三軍之鼓噪必然無疑縱使職不足惜其如國家大事  
何哉職爲此懼暫息舟中調理以需餉之至若歲內無餉職實不  
能以口舌勝三軍也惟台臺憫之諒之幸甚

職前奉台臺面諭諄諄本不當有所引退但空手回營氣既不壯  
視顏視事面復無光是以暫返渝城設處兵餉而下川南道有書  
來促職卽欣然就道已于初六日抵合江矣其下川南道實未回  
瀘此傳聞之誤也既至合江始知初四日小關少挫卽發馬仁兵  
二千餘名王元第兵一千餘名前去赴援而袁仕朝之捷報遂至  
則小關已無恙矣職今所慮者不在小關而在赤水蓋恐奢酋痛  
恨羅副總欲得而甘心之也適有都司王國楨報兵一千名職親  
點之止得四百五十人復撥標兵一百餘名俱赴援矣俟有兵到  
再撥二三千名斷不使羅副總爲孤注且令其速進赤水以扼據  
險要似亦可保無虞也運夫久催不至聞有旣派夫又徵銀者是  
以遲遲非餉驅之罪也目下已源源而來赤水餉米可無告匱矣  
但重慶借得銀二萬兩乃制臺所發在府者十一月分僅已及額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九十四

十

而十二月分尙少大半所望藩司二萬金豈容時刻緩哉新派三  
年銀米及今催之交二月乃有耳目下之米猶可支持而正月之  
餉全屬烏有似不得不厯台慮也敢具呈詳二通一爲重慶銀二  
萬兩請批作正一爲藩司銀二萬兩懇檄嚴催正月全無別作區  
處耳合江之有覃寅化兵如納溪之有秦兵也聞欲調赴長寧無  
論原非初議而越同知束手無策不幾欲涉千里而縛騏驥之足  
乎此兵二十間纔到到卽發中箚不敢依違誤事也此月中奢寅  
出則擒之不出止宜防隘俟納谿有秦女將而合江有覃寅化卽  
深入無妨矣所爭不過半月豈以嘗試易全勝哉惟餉銀茫然無  
措帑金之會于楚中者乞台臺畱意幸甚

復閔李二道尊

承教合兵進討之議既奉撫臺允行敢不如命第合江一路兵馬

已分小三路漸漸剗進一旦欲撤出之以赴納谿勢必不能是弟之不能赴納明矣如納谿之兵欲使之赴合則亦有一二當議者此間兵滿四萬益以三萬不太多乎而納谿寥寥無兵似非全策一當議此間四萬兵尙苦運米不繼再加三萬誰爲轉輸二當議況此間之兵如譚如郎如馬皆與秦兵素隙一路共進能無參商三當議此三者卽撫臺亦知之則台臺又似不能合之此間矣今秦夫人兵已過長壽覃寅化兵亦至梁山所爭不過數日各自自成一軍各能長驅取勝何需之半年而不能忍之一旦乎弟殊守江干豈不欲附驥以收尺寸之功顧反覆思之實覺有所未便耳敢以商之台臺幸再教之一

致余二守

適接張景老書云制臺敘功疏竟遺其名不覺大駭則不能不望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四

十一

之勘功疏矣倘見按臺乞爲張公一一訟言之蓋不佞未到而張公聚族糾兵可謂有力退賊旣到而擘畫進師可謂有功攻城不肖土司與賊交通將不利于我兵說其領袖人奸謀乃寢可謂有功弭讐議事例議權鹽議開徵議義助可謂有功足餉身在帷幄而子在行間相與討賊終必擒之可謂有功恢復此數者皆係當日實事非阿所好也統以奉聞惟畱意焉

致總餉陳大參

恭聞台臺總九府之轉輸握三軍之命脈使弟輩得奔走下風追隨共事何幸如之昨接公移具仰石畫然弟竊有請者三合江一路需米甚急乃川北二萬盡從改折則富順五千石之外似宜卽日盡補不識取之何州縣此爲一榮昌永川運夫原派納谿近奉軍門有行原派合江兩處催督兩處推諉不識可以潼川七州縣

易此二縣之夫于合江否此爲二合江兵馬四萬日費不止千金而重屬二十州縣止以合州定遠安居見派勺水何能濟渴不識此外可再派幾縣否此爲三已上三者運米已奉明文必有以處在運夫已詳制院必送台臺察議在餉銀則僅僅三州縣難果三軍之腹此外則鄰屬無濟緩急是以有請于台臺也惟一教之

### 復朱軍門

伏讀台臺鼎劄有三路分進終不以爲然之語此實得兵家要訣而此間亦非主于必分也初議羅副總進赤水薛副總進小關期于共奪土城是羅薛原未嘗分也後薛副總奉部院及李總鎮催進馬克橋乃自先市而直趨石子山則又出于中等一路是薛與越亦未嘗分也中間合而分分而合惟視警息所在則應之斷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四

七

敢截然分而爲三然亦須至永寧城下三兵乃可合而爲一耳其越同知亦非棄兩路而不監因赤水小關之功盡解中箒紀驗則鞭長不及馬腹故以一劉同知分紀其功而監軍則仍屬之越同知也三路之兵羅副總近得陳元藻秦漢文兵已有一萬五千此可以當一面矣越同知近得覃寅化陳治安兵已有一萬三千此可以議深入矣惟薛副總亦有兵一萬三千而馬湖之二千則嫌其驕馬邦瑞之三干則嫌其弱昨後溪小有失事畢竟以兩兵之故而薛副總歸咎于糧餉不繼夫四萬之兵盡皆缺餉而獨後溪有挫安得委之乏糧哉幸而賊見譚大孝兵卽便回巢今令越同知相機策應自後可保無虞也覃寅化行糧已湊及八分其詳具于公文中惟月餉分毫未給不能不爲之所耳蒙發下賞票二百張當與下川南道分散各將然行之須有斟酌恐混冒者多也帑

金將至誠屬厚幸告示亦謄寫三張分掛三路但目下得五千金則可使新兵前進得二萬金則可使三軍鼓舞此在藩司能辦之前奉台臺批允之數不得不望此以濟然眉矣川北運米復有改折之說似屬不便敢具呈詳仰候批發職無似悚惶之至

### 復監軍越二守

運米一事所關非小誠哉是言也但院司止派夫四千餘名況又有不皆到者非另議方法決難果三軍之腹門下止言米不可運而更不言所以運之之法此雷從起處起之說何以令人豁然也不佞以爲百里之內四千人充然有餘百里之外則路漸遠而人漸疲矣或某兵千人抽其一百前來接運似爲上策再不然千人中查其虛冒者不准食米猶爲中策若有兵食米無兵亦食米卽陳陳相因豈能實漏卮乎昨佛圖關盤獲米七十石乃從先市販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九十四

三

回者非虛兵何以有此多米也乞門下一申飭之更得示以運之法則稱善矣

### 復仁懷周大尹

官兵騷擾地方自愧軍令之不嚴乃區區頒一文告而百姓以爲德勞民易爲仁感而自傷矣前讀手劄已具見方畧而更有進于此者宜不佞之急欲請教也惟是大兵俱劄先市尙欲在此料理數日移駐仁懷或在五日外皆不可知總之兵事貴密軍容帥禮斷不煩門下介意耳合江事例乞訪而行之若有一毫煩費則寧不奉教于君子矣

### 上朱制臺

初十日獲奉憲檄調羅副總子納谿職以爲台臺自有深意必非無故而臨敵易將者及讀鼎劄乃知越二守與之相左也今置越

二守于先市而使羅帥獨當一面此既不與其事彼自難辭其責御將之術極爲得體但職有不敢不盡其愚者越之任性徑行是其所短而越之駕馭籠絡是其所長越不任事恐忠路之騶蹇馬湖之鼓譟與桿兵之強梗卽他人未易調服也況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我固急之彼固緩之在薛副總頗知其詳職向欲言而不敢而今不得不言矣夫長寧之捷日聞逆酋之膽已喪三萬之衆可以橫行而且日延一日謂之何哉職所以撫膺長嘆不得不進仁懷以身倡之也蒙台臺諭以且劄先市不可深入此眞父母之愛子弟敢不仰體顧于勢不可也王元第王國楨兵見劄小關非專爲仁懷亦爲先市也乃大將軍旣調之小監紀亦調之夫調之而直搗巢穴有何不可調之而仍劄先市竟何益哉聽之則彼此無濟阻之則嫌隙易生職不惟不可駐先市抑亦不可駐仁懷矣直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四

西

趨土城以倖僥萬一亦目前事勢不得不然者也

又

職具訴羅帥不進乞監別路等情尙未馳上而適奉鼎劄仰見台臺憂心如焚職素以奉公自許者寧敢泄泄以至此謹再陳其始末正月以前調兵未至此萬無可進者也二月內兵齊而米未足此在可進可不進之間也三月中兵齊矣米到矣職以爲無日不可進且及今不進更待何日而始進無奈令之不行策之不前也大抵近日善用兵者無如羅副總而其最難駕馭者亦無如羅副總故合江一路不用之不可欲用之又不用也一月前薛副總述羅帥之言曰四月且到先市五月六月姑罷兵休息俟七月初涼再議之職聞之尙未敢信而今有其驗矣今止有越同知不與其事一著或可悅其心而鼓之進然彼目中太無人矣職二月內

每事不嫌專主每事不避疑忌故各將猶有所忌憚自拜川南道不納而職不敢開一口矣今惟有親駐仁懷以身倡之而彼亦若罔聞也四月初六日職催羅帥進兵次早得其回音云不論賊人何如主于必進方不勝大喜及察之乃台臺有諭帖及彼故權爲進兵之言是日止發捍子兵數十人進指揮坎而其餘皆未之發越同知所謂發哨初六日是也初十日一聞納谿之委卽飄然出合江矣薛帥不知何故亦與之俱出矣職以爲兩帥去正好行事一面牌行指揮坎不許一兵擅退一面呼越同知與之計議而越三日不來蓋有尼之者而不敢來也及十三日兩帥各有自悔之意職於是卽差人檄之聞今日可到先市耳夫台臺待之如此其厚舉國望之如此其殷職須之如此其切而彼動以一去嚇人此豈有意殺賊者哉台臺謂越同知欲專任一路正患越同知不能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九十四

五

專任一路耳果能專任而彼敢于目中無人哉爲今之計姑置越同知于先市而以進兵獨責之羅此激而用之之術乃一大機括也下川南道敘府劉同知皆與之膠漆使兩人監督或可得其用命不然十羊九牧反不便矣昨越同知纔以譚正通兵送羅羅卽代爲求增汰兵七十名職答之曰此七十名者實無其人曷嘗汰去之而羅語始塞職之愚直往往如此旣不諒于同事又不諒于武弁非台臺之籲誰籲哉綦江納谿二路望賜垂諒而委其一焉若因此而撤羅帥則似又不可何也用兵固其所長也用羅舍越而毅然一進上也羅越兩存而僥倖一勝次也以越代羅而羅得以推諉策斯下矣然職心知羅之難馭而必不敢一言斥其惡彼尙敬職畏職姑畱之地也望台臺勿言其所以而一意速之進兵則彼想亦無辭矣楊通才譚正通等兵皆于十三日不待將令而

自劄甲子口在仁懷十餘里之上兩人之意在先取舒羅二姓而職不可專主也大將未至同事冷觀稍未萬全而彼且有辭於我職可專主乎哉蒙台臺垂問始末敢據實以對總之餉雖缺而米支月餘可進一也兵旣齊而人心樂戰可進二也長寧旣勝中箚亦易爲力可進三也獨有該進之人而不肯進職至以身倡之而亦不來卽今所謂到先市之信尙未知果否且奈之何哉故又惟有職去一著或可以激彼而使之進使職方欲行而彼已先進職又何樂乎行惟恐職不行彼斷不進耳改委之請非職之退著乃先市兵之進著也惟台臺斷而行之職愚幸甚地方幸甚職已草完而忽聞憲檄調唐天貴等兵三五百于遵義兩日正爲爭兵角口而又調去此兵羅帥之推諉必矣乞台臺再一計之職不敢以求去之身而不爲地方慮也臨稟惶悚待命之至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九十四

六

致閔昭餘大參

謹啟長寧之捷日間逆酋之膽已喪犁庭掃穴此其時矣台臺以數千之衆扼要害而誰何此真大膽智也合江兵及四萬跬步不前事旣掣肘難行人亦尾大不掉弟有抑鬱無聊以死耳不得已求制臺改調碁江或改調納谿蓋義無可辭而勢又不能安也倘得台臺一言聳曳弟當率其標兵千人願爲前驅不食軍前一餉不支河下一米以報知已于萬一猶愈困頓合江費盡心力而人不知且以爲眼中釘也情極詞慙惟勿訝之幸甚諸情容圖面訴不一

復督餉劉大尹

不佞所謂人情可畏者欲任事則旁觀以爲專擅欲坐視則當事以爲推諉傍掣其肘欲行一步不得指大于股欲開一口不得豈

有新用事之監紀官而致分左右之袒以慣避白雲寺之王繼先而欲撤小關之兵聽之則難爲乎不佞不聽之又似不佞難爲乎其人故曰可畏者此也至于高蹈之說職初以事體難行而萌此念後以病軀不支而決此志今且不敢遽然長往數日後與門下面議則時事之成敗利鈍與不佞之出處進退當一言而決矣諸俟再悉

復戴紫宸僉憲

不肖某之與台臺正所謂患難交也辛勤百戰而後克此大憝吁亦艱矣自台駕以獻俘行而不肖以善後守兩情飛越不問可知後得覩新命而既爲台臺喜又爲不肖喜也以爲今國家如此破格用人吾輩何愁不遇哉方翹首東望以冀前旄之至而不意有意外事也聞之駭然言之慘然乃台臺有可自慰者姑借弟爲喻

草坤正氣集

卷二頁十四

七

弟初入蜀台臺所謂美丈夫也昨歲已有二毛而今則皓然矣昨歲形神稍減而今則骨立矣欲卸擔則義不可辭欲直前則事不湊手蓋欲得一題目以去卽求爲京察之人而不可得吁抑又苦矣若台臺以目前之遭際不可謂順以今日之時勢未必非福况敘功之疏制台已上而酬功之格樞部將題則參藩轉臬與開府建牙所爭不過遲速耳孰與不肖三十年之科第而猶然官不過四品也哉適承瑤札具切惓惓故吐其肝膈如此惟台臺察焉

致劉督餉

屢有東附報矣茲過舊仁懷憑其墟而弔之則米艘皆泊而不行督之始發初五日至風溪未見其險也十五里而至小丙灘其險始甚矣先以小舟試之與波俱逝幸人無恙耳然右岸險峻左岸淺澀中流雖洶湧似乎可涉乃每船用一火掌從中流力挽而上

遂皆飛渡亦僥倖矣又五里爲大丙灘果然天險不可升也萬水  
建瓴四山削壁雖有長年奈之何哉不佞不得已虔誠禱之丙灘  
之神忽一夜而長水丈餘遂如安瀾不佞舟先渡米艘繼之未及  
畢渡而忽濶矣此其爲神佑無疑也不佞以爲過此一險或易爲  
力不意至荔枝灘而其險如前然猶可言也初七日過掛鈎子及  
大小別灘則險惡極矣費盡心力而始獲一過矣至去小關二里  
爲鷹蘭灘眞所謂賁育無所施其勇良平無所用其智矣不佞乃  
決計從陸起運自小關至土城尙有百里然遠而實穩也今後運  
米卽丙灘以下似不宜從水向以運夫不至故偶一行之而倖不  
可屢遂且非不佞料理其事亦大不可知耳人便附此數字不盡

復朱制臺

獲奉憲檄乃問羅帥之兵見在何處羅帥自遣各兵奪取銅鼓車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五

後各兵已割隔河而羅帥仍在土城云俟糧足乃進今督餉劉同  
知銅梁李知縣各督運夫數百人親至小關共運七百餘石計不  
日可到土城羅帥得此當無辭于攻蘭矣職擬卽今親往土城以  
督羅帥之進卽死生利害當有所不顧惟是職雖不敢辭勞苦亦  
不敢言勞苦而今日有甚難者將欲督兵而前恐糧餉之不繼將  
欲督米于後又恐將士之前以一身奔走于數百里崎嶇險阻  
之間狼狽萬狀苦心莫知反不若袖手傍觀者可以享令名而居  
成功且得以其喙顛倒是非也台臺亦憫而念之否

上張按院

羅副總與越同知兩人皆悍馬也偏任之則恐長其驕兩存之或  
可賴其用此職用羅而不棄越之初心也然而羅之進退自繇至  
使人不敢問而以惡聲加于越至出情理之外職意軍門無成心

故往往據事直言之而不意羅之不可言也今軍門之論越大抵皆羅帥謗書耳越之逡巡不進固爲有異然大將出矣備師安能獨進乎職因羅越參商憤而成疾而謂職偏好在越何寃如之若非台臺信職之深愛職之至旣嘉其前進又稱其急公諄諄然爲一白之則亦將剗刃以快羅矣嗟嗟功名不足惜而一片苦心付之江流豈不墮天下任事之心哉雖然職御羅有法羅必無怨恨之意此固有左袒羅帥甘心越同知而傾職以庇越之名者軍門不覺誤信之耳幸有台臺炤臨于上任人不疑毀至不惑職所以寧九死而不敢辭勞也若台臺復命還朝而藺局未結職不難掛冠而去之矣萬里投荒十年不調非職之熟嘗而習處者哉旣感台庇復憤世情不覺媿媿如此容圖百頓以叩職無俟感激惶悚之至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四

九

復羅副總

讀手教謂奢寅父子逃入水西令人且疑且駭夫國家費百萬金錢命將出師以討之正爲此酋而乃聽其逸去誰任其咎以愚度之酋未必逸也人言謂其逸以阻撓王師耳塵下知會雲南之說昨已明言其無濟緩急而今復見教是不信不佞之言也幸自詳之兩院若不佞不敢冒此逗撓之迹矣

復越二守

樊酋倡亂在在奔潰冒難而進者首不佞次門下耳事定之後宜卽駕一葉泛五湖而老婆心熟復以身徇之縉繳之及固其宜也門下行矣不佞豈久于其位者哉頃具啟按院云二守被參似難責以殺賊惟旣去之後名節前程俱望存其一綫以今日之罪不能掩昨年之功耳想按院必見諒也途中千萬珍重冬間索不佞

于吳門可矣

上張按院

官兵于十三日燒燬古蘭實有其事而撤而復出則亦實情也職意欲羅副總劄定古蘭然後踪跡二酋擒而獲之乃彼尙在土城變爲知會雲貴之說此何異挹西江之水哉職不敢代爲之呈亦不敢不報今得聞二酋逃入水西初無的據以十六萬兵馬而不知賊人所在職竊爲大將羞之尙欲卽日進駐土城策勵諸將搜索二酋若其果逃再當報也

復重慶余太府

竊賞之需屢煩盛惠何以克當第行間實不可缺覩焉拜嘉謝非言悉賊寅糾合水西而來實有數萬之衆幸十三之捷斬其頭目四人水西大敗以去奢酋未必與之俱去也各營不知何據復傳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九十四

三

逃入水西而羅副總遂欲請詳兩院知會雲貴協勦其說迂而無當不佞方悶悶不樂適得董三知報云二酋見在水角壘此言近之明日卽與羅帥面議爲發兵進勦計顧未知木角壘之信確否耳天時人事五月內斷可成功正與門下望氣之說相合若人人用命何患賊不擒哉不佞擬卽日渡河而西恐爲大將者不能不隨其後也

復盧監軍

弟與台臺約者意兩酋在蘭欲共攻而擒之也不意十三日羅副總發兵燒蘭兩酋先已逸而去近聞趙副總再燒之而王遊擊又燒之今日所重不在古蘭而在兩酋矣酋之所在傳報不一大抵李總鎮之言爲近此時惟與總鎮合兵乃可擒酋而羅副總意見不同弟亦無如之何也承問某處已招某處未招據弟所聞亦自

不一卽如銅鼓壘初三日已勦之矣然聞其衆尙屯聚也夏家洞十二日已往尅之矣然聞其人尙盤石據也弟實無確見安敢臆對哉今索得羅副總回文其招其否以此爲准可也至于相機行事在台臺自有妙用無煩弟之喋喋也

上兩院

奢酋自十三日之戰大敗而走不敢與官抗矣但走之所在或言在木角壘者或言在葦荳壩者或言在沙坎者職意欲羅副總發兵搜之而職至土城羅帥以身患腫毒不能渡河至今未見其面及昨又有意外之事覃寅化兵乘勝而驕藉口糧餉不足欲甘心羅帥職責成譚大孝等以利害論之始不敢逞然蠢蠢欲動恐終不爲我用也職欲分三四次撤回未知妥否此實台臺本意至今日行之羅帥始無辭耳古藺雖燒而紅岩壘未破察得上有萬人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五

三

皆酋黨也似宜一併掃清已催羅帥刻期收之聞將次發兵矣羅帥使人言三軍餉銀三月尙有所不足四五月絕無今卽不能全予亦宜量予其半諄諄言之再三不敢不以實報伏乞台臺一面嚴催進兵一面發萬餘月餉則我有辭于兵而兵必用命于賊矣

致監紀劉二守

覃懋勳兵令譚大孝施賢以利害動之彼必不敢撤出但畱之坐守不若畱之勦賊差人自古藺回云紅岩一壘賊至萬餘而木角壘等處亦復稱是則何不使覃兵前往搜壘以庶幾擒酋也羅副總患病未瘳不佞豈不相體但明日發一令而諸將自用命矣卽前日燒藺豈必本帥親往哉望之望之

致重慶余太府

覃寅化兵昨責成譚大孝施賢以利害論之已不敢復逞但此輩

心性叵測終是宜防耳目下米可支二十日之用而餉銀則四五  
月俱絕然無有卽羅帥已屢屢言之不獨一單兵也夫犁庭掃穴  
美名也開疆闢土奇功也而欲以枵腹之兵得之恐天下無此饒  
倖事矣聞羅帥今日渡河未知果否不佞以一腔忠義坐守不毛  
之地奈之何哉

復同年蔡元履耶撫

弟濫竽行間絕無耶報忽一日盧大參馳書以報乃知年臺奉新  
命撫耶也彈冠之次喜不自勝便當敬勒短箋上申賀悃而兵事  
倥傯未遑遣力歉如之何茲辱年翁使命遠存翰貺交集且又過  
聽盧大參之言而臺臺獎借不置念舊之雅取新之意溢于毫楮  
間捧讀再三能不銘刻謝山子事年臺所知也而人不知弟之信  
心信理往往自附于大君子之後亦年臺所知也而人不知此所  
乾坤正氣集卷一百九十四

五

以三十年科第猶然臬副十五年起廢猶然外吏也至攻淪之役  
臣子職分何敢言勞但後來者皆翺翔以去而弟偏兩年不調未  
得其解耳乃造物有所不靳者荆妻生三子兩已在庠昨歲又得  
一小犬而諸孫則九人矣此雖衰年常事不足爲異承年臺一一  
問及不減骨月之愛故舉以對然豈能如年臺之齒壯德盛振振  
麟趾有方來而未艾者哉盛貺本不敢當緣千里遠念又不敢自  
外謹對使拜嘉容圖木桃之報也肅此鳴謝統祈台焰不宣

上朱制臺

職前具稟乃揣人情之必至度理勢之自然故不避煩瀆瑣瑣及  
于餉事未敢遽詳也及今早接羅副總手本則顯然以餉請矣中  
間開各將名色既見衆口難調而內云批示糧餉有無以便行止  
又若人心蠢動此在各兵猶可言也以大將而爲此言可無辭以

對之乎至古蘭一捷便欲照格陞賞職以爲無論罪人未得未可言功而論功行賞必在事定之後未聞尅一處卽領一賞升一官者以此答之未知能塞其口否耳惟合臺裁示幸甚

復大足鄭大尹

深入不毛舉目無親適得一紙家書果然勝于萬金也有煩行李感何可言貴縣夫二千二百名乃專爲運米而設今一運之後遠爾脫逃無論緩急無濟抑且前件不了向以縣無正官故致此今得門下料理卽不敢望于原額之外斷不可缺于原額之中但得使能事員役數人分投管押如此一月大事濟矣巴縣夫原不派合江特爲不佞而子來者衆豈大足百姓獨不念本道之勞苦乎惟畱意焉

上兩院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九十四

三

副總羅乾象今之所謂善用兵者也觀其先取土城再燒古蘭若探囊而取之寄其方略有過人者何難于二酋而使之逸去且又何以屢催而不進也此其故雖不可知獨糧餉一節似不可不應其求者今兵滿四萬缺餉兩月强者愠于言弱者愠于色如單兵欲甘心于羅帥非其明鑒耶職駕馭數日方得帖然然不過以威劫之耳威竭而惠不繼他日將一發而不可制與其既發而費收拾孰若未發而先調停則目下萬金之餉烏可已也功已垂成不言兵而言餉似屬迂緩但人情之洵洵旣如彼大將之遲遲又如此明者見未然況乎已著當不待職辭之畢而思有以處之矣職心血已枯鬚鬢盡白徒死焦勞何益于事故欲欲台臺不惜萬金之餉以易兩酋之頭如此不然兩酋未必獲而萬金仍不容已至他日思職之言則已晚矣

上張按院

覃兵一勝而驕要挾糧餉遂有撤出土城甘心羅帥之語職使譚大孝施賢等多方駕御之方得帖然但洵洵欲動者實不止覃兵已也皆私相告曰糧餉既不足惟有打堇爲活今到一洞曰羅已收降到一寨曰羅已招伏使我枵腹而待斃不如一走而已至初三日忽接覃懋勳稟帖內稱尙有逃兵乞嚴禁之復投羅帥一稟則云無糧兵不肯住乃知特以此卸罪也次日覃兵見職在土城不敢渡河徑從山下迂道而出合江矣此外又聞譚大孝兵欲逃者遵義兵已逃者雖未之目覩要之其勢必至于如此也夫兵所賴以爲命者餉餉不能給矣更無他望兵之所恃以爲主者將將不許打堇矣更又安所望及今早勸羅帥一行以爲各將之倡且不惜本道同行以約束三軍之衆而彼托言無米無餉斷斷乎不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九十四

雷

肯輕一行也職且奈之何哉况追奔逐北事在呼吸及今不進而兵漸逃米漸少賊之爲謀狡此豈可以旦夕得志者就今日事勢似宜再圖長策以爲萬全世計如徒責羅帥以必行此必不得之數也適奉軍門手書則餉已烏有惟云待荆餉入川察川東大糧而已餉不至則羅帥必不行羅帥不行則二酋必不可得而各兵庚癸之呼尙有出于意外職不敢不據事直陳也

致李總戎

不佞深入不毛正欲乘勝長驅或可以得志而不意事多掣肘今亦付之無可奈何矣積勞成疾擬卽請告而適有叨轉之信馬首遂東此間事尙有可爲大將軍努力爲之麟閣勳名當于蘅泌中觀其盛也

諭標下各將官

論王元第郭完王國棟董三知等本道禁諭諄諄原不欲各官出  
謁乃爾等號泣轅門伏地不起甚至冒雨冲風圍宿一夜鐵石人  
心能不動念今本道行矣繼本道監督者卽爾主也爾等若能勇  
于奉令急于擒酋我實有榮夫復何憾但棄敵不求失時不取日  
復一日雷爲不了之局本道方抱恨而往雖相送千里竟何益哉  
各宜勉旃勿得戀戀

候李來吳銓部

弟以駑駘下乘謬辱台臺知愛昔年期許至今銘感于心然而不  
敢望也今以二十四年淹抑不振之士一旦耀于光明非台臺極  
力栽培何以有此嗟乎世無伯樂而騏驥之老死于鹽車者不知  
凡幾茲脫之泥塗驟之康莊使伏櫪老馬翹然有千里之志此其  
知遇何可多得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台臺心非草木其敢忘恩幾

乾坤正氣集

卷三 平四

五

令人感極而繼之以涕矣既承汲引卽當竭蹶都門恪共乃職兼  
領規誨但弟兩年來勞苦萬狀心血俱枯病體支離非調理數月  
不可倘棲遲里門不卽就道長安有問及之者乞台臺以實情苦  
情告之非敢策之而不前也茲因鴻便附候台祉輒褻爲罪伏惟  
鑒原臨啟無似感激馳戀之至

別林平華方伯

弟深入不毛舉目無可與語者三日前傳聞叨轉尙不敢信及伏  
讀瑤劄有近閩邸報之語始知台臺不我欺也夫以二十四年淹  
抑不振之士一旦耀于光明自非台臺維持公論噓植有素何以  
得此于今日哉感不能已廟堂之上旣已抽揚小善而大德大賢  
寧不虛席以待台臺節鉞之命可拱而埃之矣弟素辱知愛宜旬  
旬叩辭緣積勞成病困頓已極擬卽日就道歸休里門敬以短箋

代布下忱不腆循東仰祈鑒入薄俸并具公移叩領惟所命之臨  
稽不禁神馳

致督餉劉二守

別後十八日從合江遡流而上至二十日江水大溢復登陸行五  
十里至瀘州其道路之難與小關略同次日謁見軍門軍門大喜  
不佞首引付託不效之罪軍門曰永寧古藺皆自古之所不臣今  
已尅之燒之功八九矣奈何云罪是夜設席見欸不于衙內而于  
別署蓋以賓禮相待也隨蒙賜顧舟中已極言門下勞苦萬狀軍  
門亦知之甚悉第言及求代則云無可奈何再屈畱幾月便可完  
事目下惟有佐之而已至仁懷合江宜召回縣令土城小關宜設  
立塘夫與餉銀餉米從新行府廳再議已一一如不佞言矣但不  
能卽放門下安閒耳不佞至渝尙有兩院事件欲完行期須至十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九十四 美

美

二日屆期台駕徑歸渝城一會似不必請假請假必不允且以爲  
急私交而後公務也草佈統俟面悉

復監紀劉二守

前匆匆發程弗及面別爲歉門下以清正之品得調停之術居今  
之世不得不然不佞方歎服不暇而豈有他意乎接手教具見惓  
惓感與合水俱永矣此復不一

復太僕劉

渝城之役久而未下賴台臺軍令一申罪人斯得良繇威望素著  
彈壓得體此弟前日之言至今不改一字者也就事論功誰曰不  
可而以台臺今日之所遭則有不便言功者何也台臺之所遭者  
媒孽之口而所觸者聖明之怒也幸今皇上俯採廷臣之議超然  
免于評論斯已蒙恩至渥矣而欲遽以言功則從來無此法也况

今日之罪案不確則他日之功案自在二三年後方有爲台臺明目張膽者此須久而自定未可責之今日矣張制臺敘功疏下川東道爲政張按院勘功疏兩司爲政弟固不能贊一詞然中有侯良柱斬首若干等語非台臺之功而何公道自明願言需之耳恃愛率復幸恕狂愚不一

復督餉劄

尊役旋附有小東亦既悉其低回之意茲抵夔門再接手教言言肝膈見門下愛我者至而信我者深不覺感極而繼之以涕矣門下以純孝之性抱孤介之操區區雞肋誠不足爲重輕但春秋方富事業未完邊萌高蹈亦非所以善事太夫人也况聲望日隆薦章疊至不久自有榮擢何乃與碌碌者同浮沉哉卽他山之石原無他腸惟置之度外則兩忘矣佳貺與地方諸賢不同誼當登領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九十四

毛

但屢蒙破格方愧無以酬萬一又何以視顏當此藉手附璧想知己必能諒之也

復年姪來督學

忝在世誼卽不能朝夕請教亦當歲時聞問而乃以地方多故缺焉修候者數月于茲疏闊之罪其何能追昨匆匆遣力方自愧不恭而乃辱使命遠存翰貺交集重違高誼敢不拜登惟不佞未獲趨別殊耿耿耳台臺以理學名家爲文章司命新天子之功令與舊巴蜀之士風當必有朝振頓而夕式化者不佞何能復贊一詞無已則俗鶩于華侈而士疏于本領毋乃少塵清慮乎俗侈則多外慕本領疏則內志不專蜀之多事未必不因乎此不識台臺以爲何如役旋附言一得并鳴謝衷臨楮神馳

致上川東道閔昭餘

兩載以來沐台臺教愛不淺茲當分袂可勝黯然所喜萬里長城  
移鎮川東則非特三巴之幸而實小弟之幸也茲有愚衷敢一布  
之蜀中郡邑長吏賢者固多而至于才誠兩合識力俱全如重慶  
余太守督餉劉同知兩人似不多得想台臺耳而目之久矣而弟  
舉其所知則不得不首推轂也若重慶衛指揮馮世修其沉雄類  
將種其忠義不類武夫向來以掌印兼團練亦望台臺一培植之  
至都司王元第郭完董三知係昨歲攻渝舊將而加銜遊擊王國  
楨則近日搗巢者也四人或本世職或出世家皆隨弟苦征惡戰  
多負勤勞凡搗巢功級必寫監軍道標下某官而不肯屬之他人  
羅副總心銜之然近日各將俱逃而四人獨戀主不去弟特請之  
制臺以加其銜且許隸之台臺以慰其望弟雖行不欲失信于此  
輩也敢一一溷聽乞台臺收之標下凡有獲功仍書監軍道標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五

宋

某官則四人如獲再造矣羅副總用兵是其所長任性是其所短  
駕馭而鼓舞之在台臺自有妙用弟何敢贅乎因迎役之便特布  
腹心統惟昭察臨穎翹切

致同年李雲卿

三十年同籍兄弟共事一方誼當時時領教乃兩過納谿蒙年丈  
惠愛已多而弟終日碌碌究未及一申悃欵且臨行值兩院交代  
迎送紛然又不獲復叩言別闊略之罪其何能道爾局未終賊情  
叵測弟雖行每以不能收功爲恨幸有年臺在上擒此二酋如獲  
枯粒朽耳年丈借重遵義而閔昭老移鎮川東皆以方伯銜視師  
勦賊兩院此舉可謂得人矣目下兵未集餉未充姑以守爲戰培  
之不出俟兵食稍足然後大舉而窮之首尾並進左右合圍賊黨  
必有以其首買爵者不遺一矢而定也一得之愚不識台臺以爲

何如數行附塵清聽諸惟珍玉不盡縷縷

致朱制臺

職蒙台臺培植得以叨轉功雖未就不至隕越固已銘感深厚矣  
惟新按院入境職僅于夔門謁見二次而相與未久相信未深倘  
有罪過流聞望台臺曲覆庇之則始終造就卽啣結豈足云哉見  
胡太守曾以棹子兵托之及謁張按臺已欲允其請告且曰一面  
請告一面募兵庶可爲他日敘功張本夫以謝事而爲任事恐人  
情未必鼓舞也職與太守無生平之雅止因滅賊一念不以旣去  
而什諸懷故欲得一兵省一餉以少佐台臺焦勞之慮今事體若  
此似難爲之責成但必欲勝兵一二千非有正官料理無論行糧  
無措政恐未必如期而至耳乞台臺度其可行徑檄行該府何如  
前蒙索攻渝小傳奉過二十二首今補牘二首呈覽皆卑之無甚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五

致都宏若門生

奉違五載馳想若渴頃覩新命不覺爲地方稱慶愧不佞量移而  
去未能時時領教也昨制臺詢知長才卓品深用爲喜至日必借  
重師中其擒此二酋如發蒙振落耳茲有衷言敬畱尺幅夫蘭局  
未終賊情叵測遇緩急而思共濟之臣則如夔州府胡太守可亟  
使也偶失前道之意欲掛冠而去不佞爲地方特白之兩臺今舊  
按院已釋然而制臺且諄諄勉畱矣恐無根之謗尙有存稿于貴  
衙門則貽害不小伏望鑒其才品特與維持俾太守展其所長近  
則壯維城遠則探虎穴彼必有以自効知不負所舉也此舉不惟

不佞之意亦出于舊按院之意他日相聞自然及之萬惟畱神曷勝幸甚容圖再悉不一

致同年朱上虞

春間獲接手書已悉老年丈在都門有噓植之意及小价回具道所以乃知年臺不惟口獎借之且悉力維持之也二十四載陳人汎汎如河中之木將不知漂泊何所而一旦援之苦海登之坦途雲天高誼何可多得感極無可爲言惟有登堂叩祝老年伯母如山如海之祉與天無極而已赴京之期蒙年翁督促就道具劬厚情但弟兩年以來神已枯矣形已瘁矣意欲棲遲里門調理數月稍稍復故然後束裝奉對之期大約在春仲不知台臺以爲何如諸情容圖再悉臨穎不禁神馳

又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四

羊

蜀中之事交四五月大有就緒一戰而奪永寧賊膽寒矣再戰而燒古蘭賊父子逃矣此時更得十萬之餉追而擒之亦何難哉而無奈餉已匱矣米不繼矣兵雖勝而病者病死者死逃者逃矣雖犁其庭雖發其墓而不可謂搗巢之完局則以二酋尚在也爲今日計至急莫如餉而欲取足于蜀中則兵火傷殘之後豈堪敲朴但得皇上將前所發蜀中四十五萬不以分解黔滇楚粵而盡歸之于蜀則半年之內必擒兩酋而闕下矣大略如此惟年丈教之幸甚

致同年湯藿林

從隣水劉尉處得接手教恍如面談殊切欣慰當今廟堂之上師師濟濟可謂朝無虛席野無遺賢而老年丈獨堅東山不一佐公家之急豈非以高風勁骨時人固莫之識耶用人而遺其風骨之

不凡者此何足爲正人累政恐爲世道憂耳弟甘載浮沉一朝叨  
冒固不敢以風骨自負而氣味頗與年兄同處今之世將何道而  
可惟年兄教之茲因鄧石田年兄之便附致數行不腆侑柬仰祈  
鑒入書不盡意臨風神往

上川中朱制臺

仰仗鼎底順流而東重陽之後卽入里門惟是逆酋在逃藺局未  
結獨使台臺焦勞于上此某所痛心疾首晝夜不寧者也抵舍數  
日有舊典文張烈愍二子來見具述台臺憐死者而錄其忠憫生  
者而世其澤當日闔門自焚慘莫慘于典文今日奕世承恩榮莫  
榮于烈愍秋毫皆大造栽培業已存歿啣感矣但次子緄出萬死  
而一生幾成灰燼提三尺以百戰大振軍聲其所斬獲與其所招  
降各不下數百人皆經監軍道給有功票此眞上不負天子下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四

至

愧乃父者也聞台臺曾許題授實銜未知大疏拜發否如其未發  
伏望始終栽培必使緄沾一命而後已蓋張氏蒙恩已極緄有至  
性必不萌越分之思而典文受禍最慘緄有膚功自難靳酬庸之  
典此所以不辭冒瀆而敢混清聽者也至于二子扶櫬入蜀萬里  
間關在台臺自能倍加之意無俟某之喋喋矣小傳勉應台命原  
不敢刊行旣蒙許其不謬遂付之剞劂以應問蜀事者謹呈上一  
冊仰祈斧正

致重慶余太守

去冬差役回業附數行鳴謝矣匆匆發函未盡鄙懷爲耿耿去歲  
此日正監督合江之日也進有難尅之強敵退無可繼之糧餉若  
非臺下調停接濟豈能空幕南之王庭乎近見部覆一疏止見在  
者加銜而深入者不與不佞旣經叨轉斯亦已矣如臺下與餉廳

皆勞苦功高而部疏一字未及何耶正懷疑間適接邸報見奢崇明已就縛此宗社無疆之福當事發縱之功而實貴府協贊之力也論功優敘喬轉在邇欣賀欣欣茲因送役回蜀附候台社不腆之儀少申芹意不足以報瑤施萬一也餘容再悉

致重慶高別駕

渝城共事領教良多臨行又辱縑繆感可知己江津俗薄民才頗稱難理而臺下代庖其中處分良苦閱便覽見己有人計此時當坐鎮渝城矣渝城新復瘡痍未瘳爲我致意父老子弟盍省事省訟培養元氣乎蘭局將結臺下曾効力疆場不次之擢知拱而竣之耳役旋附候統祈炤亮不一

候制臺朱恒岳

某以謏劣之才謬當搗巢之委經年碌碌未奏成功方惴惴焉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四

三

稱任使是懼荷蒙台臺不棄獎之以勞苦優之以禮遇至隆儀腆貺不一而足而又親移玉趾于舟中種種異數超于常格惟有銘入五內矢弗忘而已自客歲抵舍以來中間曾具一函附張興文之子奉瀆台聽未知曾入掌記否又念一曾在逃蘭局未結此時尙煩清慮不知當何如焦勞而適接邸報見台臺擒獲元凶一疏則奢崇明已就縛矣老賊旣擒賊子焉往想奏凱獻俘正此其時某所爲舉手加額歡欣踴躍而不能自己者爾語云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如台臺正其人矣分符茅土延賞苗裔又何疑焉某以叨轉旣久誼不得不入都履任己于正月下旬束裝就道矣惟是在蜀兩年愆尤山積大計在邇懼難瓦全伏望俯賜帡幪俾之免于隕越則始終造就啣結以之矣謹布下悃上候台禧不腆之儀輶囊爲罪仰祈鑒存曷勝幸甚某無似感激馳仰之至

候川中温按臺

昨歲台臺入境之初正職已離地方之日惴惴焉不獲奔走爲  
罪乃蒙台臺不加督過反優禮之自揣謏劣何以得此異數哉心  
非草木寧不鏤銘抵舍以來忽踰半載中間缺焉鳴謝負罪可知  
又念二酋在逃藺局未結是亦付託不效之所致也可勝怏怏適  
聞邸報見擒元凶一疏則奢崇明已就縛矣老賊已擒伊子焉往  
計奏凱獻俘正此其時斯真不世之奇功也昔裴晉公一視師而  
淮蔡底定范文正一行邊而西夏收寧以台臺視之寧有兩乎遠  
聽之臣殊切欣慰舉手加額焉能自己某以叨轉旣久誼不得不  
赴京履任已于新正下旬束裝就道矣謹布一悃上候台禧不腆  
侑東仰祈鑒入曷勝幸甚職無似云云

致徐州趙道尊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重

自中州獲領台教佩德己非一日後于京邸荷沐倦倦銘入五內  
何可言盡日者取道彭城深擬晉謁台階一陳積悃又值大駕公  
出未遂擬趨負歉何如茲有鄙衷敬以書謁徐州衛指揮魏廷璋  
不佞弟昔年患難之交也自丙申秋攜家候選都門舟至邳州遇  
賊數十相隨三日夜幾及矣至徐州而告急于衛指揮廷璋乃請  
之輩參戎撥兵防送得免于難弟之今日皆廷璋之所畱也三十  
年以來見其署篆公平任事勇敢往往以其才推轂當事當事甚  
信用之頃過此復覩其人則老矣病矣而有遠年己往之事現爲  
淮安司李公所持弟敢不代白其寃乎萬歷三十八年廷璋會解  
班石一千二百二塊于京師業已交鑄鐘廠收明矣是時巡視科  
道之命久而未下是以經年未得掣批廷璋遂告假以歸部中劄  
付與疏稿歷歷可據也後因該州錢糧無措二運花石遂以中廢

而其批竟不可得歷年察盤止據劄付爲實收耳乃司李周公疑其別有情弊行察甚嚴致廷璋一具呈于台臺一具呈于工部皆奉有批詞而司李公之怒于是不可解矣今工部劄付與原疏具在倘廷璋果有情弊工部豈能隱諱而十五年以來察盤衙門又豈爲之容隱乎據部文有房科倒塌之語則批廻似可無論卽曰必不可少亦須本州起文本官赴京再請而後可若徒提之淮上監之追之萬一七十老弁命填溝壑是亦仁人君子之所隱也伏望台臺詳察前情俯賜鼎言于司李公之前則不特廷璋得荷再生而不佞弟亦感恩無涯矣疏劄抄白一一奉覽設事在可疑而弟爲之緩頰則天日在上何以爲人卽台臺異日與之絕交可也肅此上瀆無似懇懇

復粵西王代巡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四

論

春仲至都獲接鼎劄欣慰無似粵西瘠瘠之地民生凋瘵吏治惰窳從來固然有台臺振飭于上去其太甚嘉與更始未有不徐而就理者獨目前有援黔之役似不得不費清心也夫客歲粵西以兵數千赴黔而黔中却之此王彭伯所以有今日之事也近且奉旨赴援矣而援黔何容易哉黔非撫不能究局非勦不能就撫而非四省協力不能再振軍聲而勦撫惟我爲黔今日計似宜收拾餘燼謹固吾圉俟半年之後物力稍充然後約三省而議勦焉斯可以操撫之權也至粵西赴援似不宜漫然大都多則萬人少則五千取其驍勇善戰者而以能將統之且人持三月餉不一一取足于黔至惟日食黔米一升而已此須黔力稍完黔計已定然後如期赴約劄于黔粵境上視楚蜀滇三省兵皆至而後進之斷無大方之失也而旣勝之後不窮追不貪功一擒安邦彥卽以撫繼

之而黔局完矣若槩曰搗巢必盡誅其人盡畧其地而後大快無  
論非黔所長正恐三省亦未易爲力耳承明問及之敢布其芻蕘  
惟裁察是幸不一

候川中温按院

恭惟台臺肅將簡書巡行西蜀安民察吏激揚澄岷水之波討賊  
除兇震疊壯峨山之色此眞朝野所倚賴而遠邇所具瞻也某偶  
叨量移弗獲備奔走之末而過蒙異數實深被國士之知懷感有  
心圖報無地業會形之奏啟想已入台覽久矣頃入長安方愧碌  
碌無似而忽承使命益荷惓惓有加讀華袞之章詞愈褒而當之  
愈赧拜瓊瑤之賜施彌厚而報者彌難此某所以得之若驚而感  
極不能以口者也至逆酋雖未就獲而遐方實已畧定台臺指顧  
間必有收功萬全者某在事無能爲役而旣去何所短長其敢輕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四

五

有條陳乎承明問及之并據實以復敬勒短箋附鳴謝悃云云

又

謹啟龍塲旣破賊膽益寒若無黔中之失利卽蜀事亦易結局矣  
不意黔事決裂而賊勢披猖蜀中所患不獨在奢而并在安台臺  
誠確論也今將悉索敝賦以從之旣疑于舍已芸田將視其阡危  
而莫之救又疑于養虎遺患不識發兵應援之外有可懸重購募  
死士制兩酋之命之一策否倘得首擒逆寅則蜀事完而黔事亦  
振此一大窾會也而第恐難其人也某身在都門心念蜀地故并  
及之至重慶太守余新民同知劉國藩鄉紳張似渠某患難之交  
實與渝事相終始今某已叨冒非據而三人猶然故吾內慙本心  
外慙同事矣倘台臺條陳蜀事不惜鼎言以及之或于復命疏中  
點綴數語則錄成勞于旣往正以勸任事于將來想台臺亦所不

靳也斗胆及此無似主臣

致文湛持同年

古人愛人以言不過期可之詞未必實有是事也若年兄之于弟不惟口稱揚之抑且身扶植之矣期以卓異則卓異期以內轉則內轉今且期以大受矣伏讀題詞雖不敢當然而描寫其苦衷獎借其愚計仰何親切有味津津不置卽弟亦不知其何以得此于年兄也臨行握別無似依依而指點一二語尤爲覺蒙振蹟藉以寡過或在是夫前後屢承佳筭之賜讀之令人有封狼居胥意遼事固難做到手亦不得不做乞年兄籌一定畫便間教之何如諸  
悰縷縷容圖再悉

又

旣言已志再言外事東口之局不易結之局也有言兩年可恢復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美

而樞輔可擔當談何容易水西之局不易結而可結之局也不因勢而利導必深入而窮追是何犯其所難西川之局斷可結之局也黔事壞則蜀事不得獨全是又因難而失其易此猶人事之未盡也而天變可畏焉風霾蔽日蔽天雨澤經年不下一日而地再三震一震而數日屢見告皆近日長安事也天意如此人事如彼則安得無杞人之憂哉弟觸目激衷敢一一聞之年兄倘姚周兩丈見詢亦望道意終日無一事而知己不能俱作書弟之疎慵亦已見于此矣

致同年文湛持

前書已縷悉矣茲有越俎之談敢再布之當今時事之大者無過東口與西南水蘭三者而已前者不勝杞憂媿媿數十言方致慨于人謀之不臧而近見黔督蔡元履一疏策調兵策應援策用人

策理餉皆事有斟酌而語有根據率此而行不出兩年黔事可以完局黔事完而蜀事亦完矣此西南一大幸也又訪高元圃于福堂詢其遼事可爲否搖手蹙額曰不可不可及見熊芝岡彼不談遼事而談學政想亦謂遼事不可爲也乃熟察其相貌神情又似不終死于獄者弟竊怪之夫遼事必得一真正奇男子拮据五六年而後可以收勝局而後敗軍諸將可以及于寬政今觀熊之無死相豈平定東口者宇內固自有人耶抑事關國家則相法亦不驗也弟亦不敢向人言敢以告之知己幸密而存之以觀他日之驗否可以卜宗社之靈長矣諸侯再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四

七

09972

